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22

丰子恺画
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都市相

1945年
开明书店版

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②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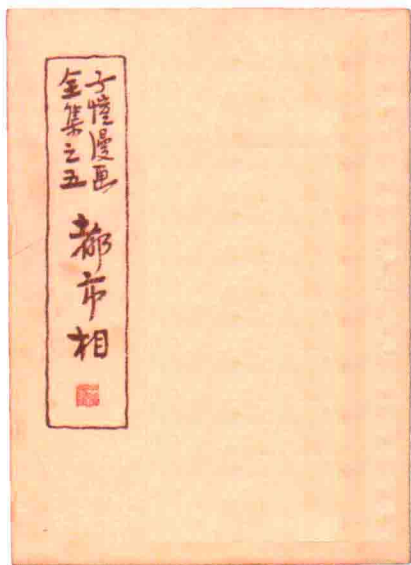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画
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都市相

1945年
开明书店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相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
2014.1
(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)
ISBN 978-7-5110-1613-3
I. ①都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
现代 IV. ①J228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3861号

书 名: 都市相
作 者: 丰子恺
编 者: 吴浩然

总 策 划: 俞晓群
丛书策划: 李忠孝 梅 杰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(销售)
010-68998879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20开
印 张: 5
字 数: 100千字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613-3
定 价: 19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的漫画

丰子恺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恺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恺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

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

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

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

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





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

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

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芥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

而为它们写照。《颂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





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

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子愷漫画
全集之五

都市相



子愷漫畫全集序

抗戰以前，我的畫結集出版的共有八冊，即子愷漫畫（十五年出版），子愷畫集（十六年），護生畫集（十七年），學生漫畫（十九年），兒童漫畫（二十年），都會之音（廿四年），雲霓（廿四年），人間相（廿四年）。廿六年秋抗戰事起，這八冊畫集的版子和原稿盡被砲火所燬滅，絕版已經四年了。我常想使牠們復刊，但流亡中轉輾遷徙，席不暇暖，苦無執筆的機會。最近安居貴州遵義，始得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，使牠最先復刊。又新作護生畫續集一冊，爲弘一法師祝六十之壽。這樣，護生畫集卻因砲火的摧殘而增多了一冊。接着，開明書店徐調孚兄屢次來信，說常有讀者要求，囑將其餘七冊畫集重新編繪，以便早日復刊。這七冊共有畫六百幅，重繪一遍，工程浩繁，一時不敢動手。今年花朝，我告一大奮勇，開始重繪。把六百幅舊作刪去了約一半，把選存的三百餘幅加以修改重繪，又把流亡以來的新作百餘幅加

入埋頭三十八天，至昨日居然完成，共得四百二十四幅。我把牠們分編爲六冊：寫詩意的八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古詩新畫。寫兒童生活的八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兒童相。寫學生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學生相。寫民間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民間相。寫都市狀態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都市相。抗戰後流亡中所作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戰時相。這樣，七零八落的舊畫集也因砲火的摧殘而變成了一部有系統的新畫集。畫集好比兒女。現在，我的心靈的兒女就是這齊齊整整的八人兩冊護生畫集。好比在外的兩個大男，一部全集猶似在家的六個女兒。講到兒女，這回重編中頗有所感，初作和重編相隔了十六七年。初作中所寫的情景，在今日已有不可復識者；兒童相一集尤甚。昔年扶牀的孩子，今日已變爲偉丈夫與小婦人。古人云：「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」這兩句好像是代我說的！十六七年，在人生確是一個可觀的長時期。一生中能有幾個呢？這可說是「隔世」了。學生相中「祖父的手」（見第三冊第十四頁）一幅便是一證。這畫描寫用執毛筆的姿勢的手執着鋼筆而寫字，原題爲「父親的手」，今改爲「祖父的手」。因爲在今日，這種手在父

親們中已難得找到，只有祖父們中還有，所以非改不可了。這不是隔了一世了麼？人生無常，使人興悲。但念「無常」便是「常」，則又繼之以喜。因為雖已隔世，猶幸作者茶甘飯軟，眼明手健，能在三十八天中描出四百二十四幅畫。況且膝下也有一個三歲嬌兒新枚，能拿竹馬泥龍來供給畫材，使我的新作中也有蓬勃之趣。寫這序文時，正是林先和慕法訂婚的一天，他們雙雙地坐在我的窗前共看全集的原稿，笑指集中所寫林先垂髫的姿態。這在我看來又是一種新的畫材，可爲他年再刊續集的資料。這全集的完成，全由於調孚兄的鼓勵，於此謹致感謝。民國三十年落花時節，子愷記於貴州遵義南壇之呈漢樓。

夏丐尊先生序

新近因了某種因緣，和方外友弘一和尚（在家時姓李，字叔同）聚居了好幾日，和尙未出家時，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，披剃以後，專心念佛，見人也但勸念佛，不消說，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。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，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。

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，原豫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。因為江浙開戰，交通有阻，就在寧波暫止，掛搭於七塔寺。我得知就去望他。雲水室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，鋪有兩層，是統艙式的。他住在下層，見了我笑容招呼，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：

「到寧波三日了。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（小旅館）裏的。」

「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。」我說。

「很好！臭蟲也不多，不過兩三隻。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！」

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，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话。

我惘然了。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天，他初說再看機會，及我堅請，他也就忻然答應。

行李很是簡單，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。到了白馬湖後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，他就自己打開鋪蓋，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牀上，攤開了被，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。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。

「這毛巾太破了，替你換一條好嗎？」我忍不住了。

「那裏還好用的，和新的也差不多。」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，表示還不十分破舊。

他是過午不食了的。第二日未到午，我送飯和兩碗素菜去（他堅說只要一碗的，我勉強再加了一碗，）在旁坐了陪他。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菔白菜之類，可是

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，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菜蔬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，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！

第二日，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，我也同席。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，我說：

「這太鹹了！」

「好的！鹹的也有鹹的滋味，也好的！」

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，第三日，他說飯不必送去，可以自己來喫，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話。

「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。」

「不要緊！天雨，我有木屐哩！」他說出木屐二字時，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。我總還有些不安，他又說：

「每日走些路，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。」

我也就無法反對了。

在他，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，一切都好，小旅館好，統綸好，掛搭好，粉破的席子好，破舊的手巾好，白菜好，萊菔好，鹹苔的蔬菜好，跑路好，甚麼都有味，甚麼都了不得。

這是何等的風光啊！宗教上的話且不說，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？人家說他在受苦，我卻要說他是享樂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丁寧的光景，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，真滋味，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。對於一切事物，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，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，如實觀照領略，這才是真解脫，真享樂。

藝術的生活，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。在這一點上，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。凡為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，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。真的藝術，不限在詩裏，也不限在畫裏，到處都有，隨時可得。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，用形及色彩表現的是畫家。不會做詩，不會作畫，也不要緊，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，無論誰，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。否則雖自號為詩人畫家，仍是俗駝。

與和尚數日相聚，深深地感到這點。自憐罔圖吞棗地過了大半生，平日喫飯着衣，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！乘船坐車，看山行路，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！雖然願從今留意，但是去日苦多，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，即便自己有這心，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憮然！

正憮然間，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。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，實由於我的慫恿。在這三年中，子愷實畫了不少，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。其中含有兩種性質，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，一是寫日常生活斷片的。古詩詞名句，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，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，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，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。前者是翻譯，後者是創作了。畫的好歹且不談，子愷年少於我，對於生活，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，和我相較，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！

子愷爲和尚未出家時的弟子，我序子愷畫集，恰因當前所感，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，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！南無阿彌陀佛！

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夜，良丐尊在奉化江畔遠寺曙鐘聲中。